

丁剑峰到了边防医院后  
进行了详细检查...

# 共和国的 蓝盾利剑

石地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
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.

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 
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., Ltd.

# 共和国的蓝盾利剑

石地 著

内容提要：

丁剑峰到了边防医院后，进行了详细检查，伤得确实不重，仅伤着皮肉。军医进行了仔细的消毒和包扎，军医要求在医院观察两天。但丁剑峰认为并无大碍，没有必要住院观察。在医院里躺着反而会惊天动地的，这样已经是电话不断了，都在询问他的伤势情况，使丁剑峰已经有点应接不暇了。丁剑峰态度坚决地要离开医院，军医无奈，只好告诉他每天必须按时到医院检查、换药，丁剑峰满口答应后离开了医院……

ISBN 978-7-89900-368-8

出版时间：2015年12月

总策划：祁兰柱

责任编辑：阮琳越

封面设计：刘艳红

出版发行：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55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

邮编：100010

Website：[www.dajianet.com](http://www.dajianet.com)

E-mail：[kf@mail.wpcsh.com](mailto:kf@mail.wpcsh.com)

电话：010-58110486

传真：010-58110456

版次：2015年12月第1版

字数：90000

定价：2元

ISBN 978-7-89900-368-8



9 787899 003688 >

# 目 录

- 第一章
- 第二章
- 第三章
- 第四章
- 第五章
- 第六章
- 第七章
- 第八章
- 第九章
- 第十章
- 第十一章

## 第一章

丁剑峰到了边防医院后，进行了详细检查，伤得确实不重，仅伤着皮肉。军医进行了仔细的消毒和包扎，军医要求在医院观察两天。但丁剑峰认为并无大碍，没有必要住院观察。在医院里躺着反而会惊天动地的，这样已经是电话不断了，都在询问他的伤势情况，使丁剑峰已经有点应接不暇了。丁剑峰态度坚决地要离开医院，军医无奈，只好告诉他每天必须按时到医院检查、换药，丁剑峰满口答应后离开了医院。

在回支队的路上，丁剑峰感到有些懊丧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发现了周彪，可又把他送上了西天。这让丁剑峰从心底里感到有些不甘。说心里话，他真舍不得周彪死去，不是周彪不该死，而是周彪的死，又会给摧毁黑沙走私、贩毒团伙增加了难度。如果仅仅是为了打死周彪，那根本用不着费那么多的口舌和周折，在劫持晓箐的一瞬间，他就完全有把握将周彪置于死地，他毕竟是全总队出了名的神枪手，这点把握还是有的。他心中不甘的是，孟超的突然冲击，导致情况突变，周彪举枪开火。在这万般危急之下，他没来得及细想，甩手一枪，击中周彪要害，这完全是一些习惯动作，在他一扣扳机的一瞬间，他就知道周彪必死无疑。如果容他认真考虑一下，哪怕是几秒钟，他都不会直击周彪的脑门，他会将其手脖子打断，人既可被活捉，大家也都可以摆脱险境，这也许就是自己临危慌乱的一种表现。

想到这里，他不得不暗暗佩服支队长邵正军。邵正军考虑问题的细致、周到，的确是他丁剑峰望尘莫及的。在邵正军答应他可以干掉周彪的同时，叮嘱“要引开周彪顶着晓箐的枪口”，这一叮嘱让丁剑峰清醒了很多。如果在周彪的枪口顶着晓箐的时候将其击毙，很容易导致周彪惯性扣动扳机，那样的话，周彪在死的同时也会带着晓箐。多亏支队长的一句提醒，使他注意到了这一点。然而遗憾的是没能留下周彪这个活口。如果他丁剑峰能够做到临危不乱，这个目的是完全能够达到的。

丁剑峰边走边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，不觉已经到了支队，正欲向楼上走时，迎面碰上了邵正军，邵正军看到丁剑峰后急切地问道：“怎么不在医院，跑来干什么？”

“什么问题也没有，呆在医院干吗？”

“真的没有问题？”

“真的。”丁剑峰说着忍痛摇了摇左臂。

邵正军望着丁剑峰笑了笑道：“行了，行了，摇什么摇，那好吧，咱们一块儿到总队长那里去，把现场的情况详细汇报汇报。”

“好的。”丁剑峰随着邵正军一起向总队奔去。

他们很快到了总队长魏铁力办公室。报告进门时，魏铁力正在改写着一份材料，见他们两人进来后，立即放下手中的笔，朝着丁剑峰关切地问道：“小丁，听说你受伤了，我这还准备去医院看你哪，怎么跑出来了，没事吧？”

丁剑峰笑着回答道：“谢谢总队长，我啥事也没有，仅仅伤点皮肉而已。”

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但也不能不当回事，要随时去医院检查，毕竟是流血负伤了，这不是小事。”

“知道，总队长，你放心吧。”

“我准备把现场的情况详细向您汇报一下。”邵正军接着道。魏铁力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说吧。”

邵正军即将现场情况从头到尾详细地汇报了一遍，魏铁力在认真地听着，并不时地就某些情节进行着询问，邵正军在不断的询问中将整个事件的前后经过讲述完。

魏铁力听完事件的全部经过后，心事重重地点上了一支烟，吸了一口之后说道：“周彪的死，对我们及时摧垮这个走私、贩毒团伙增加了难度。本来顺着这条线是可以摸出几条‘大鱼’的，现在看来，这条线是彻底断了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住另外的几条线，有效地运作，

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。要在捞取证据上下点真功夫，争取早日打掉这个团伙。”

邵正军道：“我明白，本来我的想法是尽可能抓活的，因为丁剑峰在做其转化工作时，周彪已经有些犹豫，在那种情况下，如果继续加大转化教育力度，周彪完全有可能放下武器。可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孟主任却有些沉不住气了，冲了出来，导致周彪孤注一掷，举枪开火。当时的情况确实有些危险，如果不一枪毙命，怕其另外又惹起祸端，在这危急关头，丁剑峰才将其击毙。”丁剑峰接着道：“当时也怪我没有细想，甩手一枪，直接毙命。在那种情况下，如果我再考虑全面一点，是完全可以击断周彪的手脖子的，活捉周彪是完全有可能的，这一点也怪我。”

魏铁力猛吸了几口烟后说道：“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也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自责。至于孟超的行为，完全可以给予理解。但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，我们应该认真地汲取。这个教训就是以后在解救人质的工作当中，没有特殊情况，要绝对禁止被劫持人的家人前往现场。因为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，面对自己亲人所面临的生命危险，是很难让人沉得住气的。可一旦沉不住气，往往是一句话，或是一个动作，所造成的损失都将是致命的。”

邵正军点了点头道：“是啊，我们的确应该接受这个教训。”丁剑峰从魏铁力办公室出来后，本想回支队研究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，可支队长邵正军坚决不允。命令他必须回家休息两天，没办法，他只好回家了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丁剑峰突然又想起了孟超，当时在现场由于情况危急，他用力过大，一下子把孟超摔得很重，他应该去看看他。晓箐也受到了极度惊吓，他也应该去看看。想着想着，他就转身向孟超家里走去。到了孟超宿舍后，敲了敲门，钟大夫出来开门，钟大夫见到丁剑峰后惊喜地道：“是丁艇长啊，我正准备去看你呢，伤得怎么样？”

丁剑峰满不在乎地说道：“没事，就是擦破了一点皮，包扎一下就好了。”

“快，里面坐，里面坐。”钟大夫热情地让着丁剑峰。丁剑峰进入客厅，看到孟超坐在客厅沙发上，就非常客气地说道：“孟主任，你好。”

孟超道：“你好，”顺手指了指沙发，“请坐。”

丁剑峰在沙发坐下继续说道：“晓箐好吗？”

晓箐正在里屋，听到声音后，立刻跑了出来问道：“丁叔叔，你来了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，擦破了一点皮，两天就会好的。晓箐，你可是吓坏了吧？”

“可不是，当时可真把我吓死了，我想我肯定是没命了，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。”

“好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没事了。”丁剑峰安慰道。

钟大夫接着说道：“当时那个情况多危险呐，你看老孟还一个劲儿地往前冲，要不是你丁艇长，老孟可能也没命了，你丁艇长这一枪是替老孟挨的。”

孟超有些恼火地说道：“废话，女儿被人绑架，我能不急吗？”

钟大夫继续埋怨道：“急你也不能瞎急呀，急你就往人家枪口上撞吗？”

晓箐在旁劝道：“妈，你就别老是埋怨我爸了，我爸还不是为了救我。”

丁剑峰在旁见到气氛有些不和谐，便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，抱歉地望着孟超说道：“上次在现场时，我出手重了些，把你给摔着了，没摔坏吧？”

孟超冷冷地回道：“没事，死不了的。”

丁剑峰道：“当时情况危急，我也没顾及那么多，你可别有什么看法啊。”

孟超连讽带刺地说道：“哪敢啊，你现在都是大英雄了，还会在乎别人的感受？”

钟大夫生气地朝着孟超说道：“老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管怎么说，丁艇长是从犯罪分子的枪口底下救出了我们的女儿，还替你挨了一枪。可你呢？不但没能救出女儿，还差点把自己的老命也给搭上，到现在还要什么态度？”

晓箐也在旁说道：“爸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不应该对丁叔叔这样的态度。”

孟超恼羞成怒地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的态度怎么了？我的态度怎么了？难道还要让我给

他跪下谢恩不成?要跪你们跪吧!”说完,转身进了里屋。

钟大夫强压着怒火对丁剑峰劝道:“丁艇长,你可千万别生气,老孟他心情有些不好,回来后就一句话没说,你原谅原谅他吧。”

丁剑峰笑了笑说:“没什么,钟大夫,让孟主任好好休息休息,我改日再来看他。”

“你可千万别生气啊。”钟大夫反复说道。

“不会的,钟大夫,你放心吧,我没什么好生气的。”丁剑峰说着起身走了出去。

丁剑峰虽然嘴上说着没什么好生气的,但心里还是有些别扭。他本想借看望孟超的机会,缓和一下与孟超的关系,没想到孟超会是这么一种态度。凭心而论,虽然他每次与孟超接触结局都是不愉快的,但他却没有一次想让那些不愉快发生,他总是刻意地在避免着那些不愉快,可总也避免不了。对此他不止一次地认真思考过,可总也找不出答案。要是自己的问题吧,可又不知问题在哪里。要是孟超的问题吧,可自己对孟超哪里有问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在他看来,孟超虽然不是一名优秀的纪检干部,但也完全可以称为是一名称职的纪检干部。对工作、对同志还是认真负责的,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,绝不是那些饱食终日、无所用心混饭吃的庸俗之辈。可就是这样一位领导、兄长、同志,自己怎么就处理不好关系呢?也许问题就在自己身上,自己还是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。

丁剑峰边想着边往家里走去。走到门口,按了一下门铃,梁萍出来开了门,看到丁剑峰后梁萍非常兴奋,但又略带些埋怨地口气说道:“我以为你把我们娘俩给忘了呢,这么多天,人也不见,电话也没有。”

梁萍所说的“把我们娘俩给忘了”,这对丁剑峰来说,一点也没冤枉他。这些日子,大部分时间,脑子里的确没有他们娘俩的位置,偶尔有时也会想起,不知儿子现在长得什么样了,但那也仅仅是一闪念,闪过去之后,脑子里又全都是“抓周彪”,梁萍的埋怨是实事求是的。

“丁剑峰想到这里,抱歉地望了梁萍一眼,诚恳地说道:“真对不起,梁萍,辛苦你了。”

梁萍望了望丁剑峰,嗔怪地说道:“谁让你说什么对不起了,我只是说说而已,你怎么当真了,你这些天可是瘦了很多啊,工作不顺利吗?”

对于工作上的事,丁剑峰回家从来不愿多讲。其原因并不全都是处于保密上的考虑,而是丁剑峰认为,工作上的事,回家说了又有什么用?时间长了,梁萍也就习惯了,所以梁萍对丁剑峰工作上的事从不多问,要问也只是限于顺利还是不顺利。实际上,梁萍问的这一点也是多余的,因为顺利与不顺利,丁剑峰回到家后,梁萍即刻就能感受到。顺利时,丁剑峰回家后情绪就非常高涨,不顺利时,情绪就非常低落。此次梁萍第一眼看见丁剑峰,就知道他的工作并不顺利,虽然知道,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这样问了。

丁剑峰表情木然地说道:“没什么,小海平呢?”

“刚刚睡着了。”

“我去看看。”

丁剑峰来到儿子床前,儿子睡得正香,胖嘟嘟的圆脸蛋白里透红,着实讨人喜欢。丁剑峰像欣赏一件珍贵的工艺品一样,不眨眼地盯着看,盯着盯着就忍不住动手抚摸起来,梁萍在旁急忙悄声地告诫道:“刚睡着,不要动他。”

丁剑峰有些依依不舍地缩回了手,抬头望着梁萍,梁萍可真是瘦多了,人也显得憔悴,面部暗淡无光,三十几岁的人,眼角周围布满了细小的皱纹,鬓角处已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白发,几天不见,似乎苍老了许多。昔日的那种光彩四射、亮丽动人的形象好象已经离开了很远。

见过梁萍的人,谁都得承认,梁萍是一个屈指可数的美人。顾长的身材,削削的肩膀,细细的腰肢,修长的腿,瓜子脸,闪动一双颇有灵气的大眼睛,配有一双细细的柳叶眉,挺挺的鼻梁下,镶有诱人的两片薄薄的嘴唇,连一向不善言笑的支队长邵正军见到梁萍后都由

衷地赞叹：“以前只见过工笔画家笔下的古代仕女图，没想到那个美女是照着咱们梁萍画的。”

邵正军的话并不夸张，梁萍的确漂亮，且漂亮得惊人。当年上大学的时候，全校一万多名学生，她是全校公认的校花。各式各样的追求者络绎不绝，可她硬是无动于衷，一点感觉也没有。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，为什么能够喜欢上仅仅见了几面的丁剑峰，而且死心塌地地爱上了。为了丁剑峰，她宁肯牺牲自己所有的一切。有时她甚至会傻傻地认为，自己就是为丁剑峰而来到了这个世上。

她喜欢丁剑峰的一切，爱丁剑峰的一切，甚至包括丁剑峰的缺点和错误，她从来就没发觉丁剑峰有什么地方不值得她去爱，她对丁剑峰的爱已经达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，丁剑峰对此也能深深地感受到。

丁剑峰也是一个性情中人，非常注重感情，只不过他对事业更加执着。除了事业，梁萍在他心目中算是具有最高的位置了。他也是深深地爱着梁萍，梁萍为他所付出的牺牲，他心里是非常清楚的。他从心底里感激梁萍，他时常为自己能娶到这样一个好妻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。这种骄傲与自豪并不是因为梁萍的漂亮，而是因为梁萍对自己事业的支持与理解。现在他虽然觉得梁萍显得不如过去那么水灵，但他反而更加爱她，更加感到她妩媚动人。

丁剑峰深情地望着梁萍，不由自主地抚摸着梁萍的脸庞。梁萍已经体会到了丁剑峰眼中灼热的光芒，温情似火，周身顿时感觉到一阵发热。她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丁剑峰了，也好长时间没有这种感觉了，她渴望看见丁剑峰，也渴望有这种感觉。她温顺地倚在丁剑峰怀里，像只驯服的小绵羊，任凭丁剑峰的爱抚与亲吻。

此时的丁剑峰已经忘记了周围的一切，脑子里只有那楚楚动人的梁萍。他的整个身体已被一种激情在熊熊地燃烧着。他在抚摸着梁萍那光滑而细腻的身子。梁萍的身体在颤栗着，彻彻底底地沉溺在爱的浪涛之中。她的面颊紧紧贴在丁剑峰那发达的胸肌上，她渴望自己被融化，渴望丁剑峰快快进入自己的身体。那是另外一番天地，她渴望自己在那番天地里畅游，渴望那番景致快快来临，她像那被拦截已久的洪流，突然敞开了闸门，她需要奔放，她需要疏通，她不能再等下去了，她抬起头，忘情地张开双臂，一把将丁剑峰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。

“哎哟！”丁剑峰捂着左臂，疼得直冒冷汗。

梁萍松开手，惊恐地连声问道：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这里受了一点伤。”

“受伤？怎么受的伤？在哪里？我看看。”

丁剑峰脱下外衣，露出了缠着绷带的左臂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说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丁剑峰只好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。

梁萍边听着边抚摸着丁剑峰的伤口部位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心疼地说道：“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”

“没事，不要紧的，就是擦破了点皮，两天就会好的。”梁萍不断地擦着眼泪，深为自己刚才的不小心感到内疚。

丁剑峰拿过纸巾，边给梁萍擦眼泪边说道：“告诉你没事就是没事，你看，怎么活动都没事。”说着就上下摇起了手臂。梁萍见状，急忙按住丁剑峰的左臂，嗔怪地说道：“你干什么呀？摇来摇去的。”

丁剑峰的这几下活动，导致难以忍受的疼痛再次袭来，丁剑峰脸上虽然挂着笑容，但额头上却又增加了一层豆大的汗珠。这几天，黑沙算是高兴透了。周彪的死让他兴奋得几夜没有睡好觉，他过瘾，他解恨，尤其还是让海警的丁剑峰给干掉了，这更让他有说不出的快感。这不但解除了他的心头之恨，更重要的是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，他又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。这样的结局，他想都没有想到，真是太妙了，太棒了，他黑沙现在真的是心想事成。他

毫不怀疑他黑沙又要时来运转了，又可大展鸿图了。黑沙心想，这是老天爷在帮助他。凭周彪那样的蠢猪，也想与我比量比量，真是瞎了眼了，这才叫不自量力。到头来，还不用本老爷亲自动手，自有人替本老爷送你上西天。黑沙正在优哉悠哉，自得其乐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雷鸣推门走了进来。

“黑总，有件事我想和你说一下。”

“说，咱们兄弟有事尽管说，只要我黑沙能做到的，就没有不行的事。”黑沙兴致勃勃地说道。

“我本想呆在这里，帮黑总把夜袭黑总的人给找出来，现在看来也不用找了，周彪已经死了，我想出去找点事做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那可使得。”黑沙一下子兴致全无，急忙对雷鸣说道。

“黑总对我的心意我知道，我一万个领情。但我不想给黑总添麻烦，我在这里有些人对我还有怀疑，看着我不顺眼，不如早点离开，免得再生枝节。”雷鸣还是坚持说道。

“哦，你是说于红丽呀，没事的，我已经和她说了，夜袭我的事，她也知道是周彪干的。她现在对你根本没什么怀疑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“这什么？以后我们兄弟俩不要再提分开的事，要同甘苦，共患难，永不分离。”

“黑总，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？”

“考虑什么考虑，没什么好考虑的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你先回去收拾收拾，今晚上咱们一块儿去‘燕翅鲍满楼’来一桌。周彪死了，咱们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庆贺一番呢，今天晚上咱们去大吃一顿，吃完再去夜总会找个小妞玩玩。”

雷鸣显得有些不太情愿地答道：“那好吧。”说着推门走了出去。

雷鸣自到了黑沙这里之后，心里感到一直没有底。黑沙自始至终没安排一件事让他去做，黑道上的那些事也一次没与他正儿八经地谈过，他虽然感觉到他并没有引起黑沙的怀疑，但黑沙什么事也不用他干，什么事也不让他知道，这未免让他在心里面犯嘀咕。今天他到黑沙办公室，其目的就是为了探听一下虚实，现在看，不会有什么特殊原因，只是时机未到，看来还需要耐心等待了。

黑沙对雷鸣是没有任何怀疑的。特别是当他认定袭击自己的人是周彪以后，对雷鸣就更加深信不疑了。近些日子，他之所以没让雷鸣做任何事情，他自有他的目的。他认为雷鸣确实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，打打杀杀的那些事情，一般不要安排他去干，他要留下雷鸣派上大用场。

当初黑沙之所以拼命地与雷鸣套近乎，其主要的目的，是为了在海警内部埋下自己的眼线。可这个眼线刚刚挂上，还没发挥任何作用，倒先被人家清出局了。这倒真是让黑沙心有不甘，他想再通过雷鸣，在海警内部建立一个过硬的关系，随时掌握海警的动态。如果做到了这一步，这南海市沿海一带就全成了他的天下了，他就可以放心地驰骋万里海疆，大展其抱负了。可现在呢，要干又放不开手脚，不干吧，又过不下去，真他妈的别扭透了。他思来想去，他必须要走这步棋，而且必须把这步棋走好。目前要走好这步棋，最得力的一招就是启用雷鸣。只要雷鸣想这么做，想真心实意地帮助他黑沙，他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谁也代替不了的。他雷鸣也完全有能力扎实、牢靠地把这件事情办好。根据近段时间他对雷鸣的观察，现在对其摊开此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黑沙想到此，便拨通了雷鸣的电话，让雷鸣再到他办公室来一趟。

雷鸣接到黑沙的电话后，立即转了回来，进门便问道：“黑总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雷老弟，你坐，有件事情和你商量一下，最近公司有些周转不灵，我想做点海上的生意补充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你是说要走私？那可是要坐牢的啊。”

“只要运作好了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，关键在于如何运作。”

“黑总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的意思是通过你的关系，在海警内部找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的人，随时给我们提供些情况，避免撞到枪口上。”

“这个人可是不好找啊。”雷鸣显得很是为难地说道。

“你干海警这么多年，就没有个非常要好的吗？”

“有是有，但这样的事情不是谁都可以干的。有的想干，但不掌握情况，想干也没用，我们也不应该用这样的人。可掌握情况的人，又很难拉到我们手里。”

“关键是看与你关系铁不铁，如果关系很铁，就不愁拉不到手。”

雷鸣摇了摇头道：“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我以前与丁剑峰关系很铁，他倒是所有的情况都掌握。可他那个人性格非常倔强，要拉他做这样的事情很难。他现在和我不一样，我是被海警清理出来的人。他现在可是正红着呢，是出了名的缉私英雄，在这种情况下要拉他做这种事谈何容易？不过如果能够得到他的帮助，那从今以后海警的情况，我们可就能掌握的透透的。”

“我看就想办法在他身上做文章。”

“黑总，你不了解丁剑峰，我非常了解他，在他身上做文章很难，很难。”

“我看那样吧，找个机会约他吃顿饭，先熟悉熟悉，这个面子他总会给你吧。”

“吃饭是肯定没问题的，这个面子他肯定会给我。”

“那好，先约他吃次饭，一步一步地来，然后见机行事。”

“好吧，试试看吧。不过这几天不行，我听说他被周彪打了一枪，虽然伤得不重，但近几天可能会在家休息。”

“嗯，我也听说了，据说周彪就是他击毙的，而且枪法很准。”

“那当然，他是有名的神枪手，百发百中是出了名的，这点小事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。”

“好，那我更要会会他，我还要感谢他为民除害呢。”说完自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## 第二章

黑沙带着雷鸣、高亮、朱朋等人到“燕翅鲍满楼”为周彪的死着实庆贺了一番。几个人都带有八分酒意，然后驾车前往梦幻歌舞厅，找了一间豪华包房，每人找了两位小姐作陪，便肆无忌惮地闹腾起来。雷鸣心里清楚，不到凌晨2点是不会罢休的。好在雷鸣跟着常来常往，也都习惯了。

陪着雷鸣的两个小姐不断地变换着各种方式方法勾引着雷鸣，一会儿搂着雷鸣的脖子撒娇，一会儿打情骂俏，雷鸣也变换着各种方式方法应付着。雷鸣现在在女孩子面前已不像先前那样拘谨了，虽不能像他们那样彻底放开，但也能应付自如，不会让黑沙他们看出太正统。当玩到10点多钟的时候，雷鸣的手机响了，雷鸣打开一看，原来是赵倩打来的。雷鸣立即走出包房，接通了电话，电话里传来了赵倩的声音：“喂，雷鸣吗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我还在外地出差呢。”

“怎么这么长时间？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”

“哦，现在还说不准，等过几天看看。”

“快点回来吧，我想你。”

“知道了，我尽量快点，我也想你。”

雷鸣挂了电话后，回到了包房，显得有些心事重重，他真不知道如何向赵倩解释。现在撒谎去外地出差，但也不能总是这样说啊，从赵倩的口气看，她还不知道他已经被海警处理了，如果知道了，那可怎么办呐，赵倩能受得了吗？能原谅他吗？如果赵倩一怒之下离开了他，

那他又如何是好啊。想到这里，雷鸣都有点不敢想下去了。黑沙看到雷鸣情绪上的变化，主动靠过来问道：“谁的电话？”

“哦，是我未婚妻的。”

“怎么？发生了什么状况了吗？”

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被海警处理了，我现在还瞒着她，我怕她知道以后与我吹，我现在愁得也不知怎么办才好。”雷鸣怕引起黑沙的猜疑，就实实在在地告诉了黑沙。

“我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呢，女人有的是，她想吹就让她吹，大哥负责给你找个更好的，把天底下最漂亮的美女找给你，你打起精神来，好好玩，这事儿就包在大哥身上了。”

雷鸣知道与黑沙谈这些事情是谈不出好结果的，他之所以要和他谈，其主要原因是怕引起他的怀疑。既然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就立即随声附和道：“那就拜托黑总了。”

赵倩最近一直心神不宁，非常希望马上见到雷鸣，越是见不到越是思念。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满脑子都是雷鸣。但她知道雷鸣出差办案，不应该让他分心，便强忍着不给雷鸣打电话。今天晚上她主动给雷鸣打电话，是因为她举办了一次时装展示会，展示会举办得非常成功，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。展示会刚一结束她就立即给雷鸣打了电话，想让雷鸣分享一下她成功的喜悦。可从电话中听出雷鸣的语气并不想与她多谈，她想，也许雷鸣正在有事，不方便长谈，所以草草地讲了几句就挂了。她想等雷鸣回来以后，与雷鸣一起再隆重地庆贺一番。

赵倩为这次时装展示会花费了很大的心血，先后筹备了三个多月，在正式展示前，她邀请了省内和全国知名的服装专家，对她设计的每一款时装逐一进行了讲评，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，称她为我国服装设计行业的一枝新秀。今天晚上正式展示开始后，整个大剧院座无虚席，全国各地的各大服装厂家都派员观看了这次服装展示演出。演出结束后，当她带领众模特谢幕时，场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。她刚回到后台，各大服装厂家的销售人员的电话接踵而至，相约明天洽谈购买服装设计事项，一时激动得赵倩热泪盈眶，她终于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。

赵倩急于将这个特大喜讯告诉雷鸣，便安排模特队的领队尤达夫替她与各大服装厂家约定洽谈时间，自己便拨通了雷鸣的电话，电话中虽没有讲明此事，但赵倩相信，等雷鸣回来知道这个事情后，一定会喜得跳高，她准备等他回来之后给她一个惊喜。她能想象得出，当她告诉雷鸣此事后，雷鸣一定会抱着她吻个没完，她也同样会给予雷鸣以更加热烈的长吻。

正当赵倩沉醉于幸福甜蜜的遐想之时，模特们都卸完妆围拢到她这边来了。姑娘们都嘻嘻哈哈地吵个不停，大家都非常兴奋，情绪非常高涨。其中一个姑娘朝着赵倩喊道：“赵姐，演出这么成功，你应该请请我们啊！”

姑娘们随声附和道：“是啊，是啊。”

赵倩爽快地答应道：“行啊，行啊，你们说，想让我怎么请？”

这时尤达夫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让老板请我们唱歌、跳舞怎么样？高档歌舞厅什么好吃、好喝的都有，我们可以边吃边玩儿。”

尤达夫的提议得到了姑娘们的一致响应，大家齐声道：“好啊！好啊！”

赵倩望着尤达夫道：“达夫，各大服装厂洽谈的时间都定好吗？”

尤达夫道：“都定好了，这下我们这个服装设计可要赚大钱了，各大服装厂都争着购买我们设计的服装款项。”赵倩道：“那好，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就尽情地玩一玩，你们想到哪里去呢？”

尤达夫道：“梦幻歌舞厅，那是咱们南海市最高级的夜总会。”

“好，咱们走。”赵倩说着，带领姑娘、小伙子们向梦幻歌舞厅奔去。

不大一会儿，赵倩他们就来到了梦幻歌舞厅。歌舞厅内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亮丽的姑娘和小伙子，显得热闹非凡。赵倩让尤达夫招呼大家尽情地玩儿，想吃什么就点什么。一时间，

唱歌的、跳舞的、喝啤酒、喝饮料的、吃牛肉干、吃烤鱼片的、吃各种小点心的，各随所好，个人忙活个人的。

赵倩起身在歌舞厅各处转悠，她以前只是听说过这家歌舞厅，但从来没有进来过。歌舞厅装修得的确非常豪华、非常讲究，来到里面后就如同进了一座豪华的宫殿，富丽堂皇。如果没有来过，怎么也想象不出能有这般豪华。在大厅一侧有一走廊，不时有服务人员在进进出出，并隐隐约约地传出阵阵音乐声。赵倩出于好奇，便溜达着走了过去。

赵倩从来没有进过这样的歌舞厅，她并不知道歌舞厅里除了大厅外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包房。当赵倩走到一个包房前，隔着门上的一块玻璃，看到包房内有几个男人搂抱着小姐，有的还旁若无人地摸来摸去。赵倩一看，大惊失色，这些人怎么这等放肆，怎么这般无耻，这些动作怎么也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做？赵倩看不下去了，立即转身回到大厅内，刚找了个座位坐下，突然想到，在包房内有个人怎么那么像雷鸣？想到这里，自己都忍不住笑了，雷鸣怎么可能到这种地方来呢？尤其是怎么可能让别的女人搂着？雷鸣是她赵倩的，只有她赵倩有权力去搂他，别的女人想搂他，雷鸣自己也不会答应的，她赵倩更不答应。大概是自己想雷鸣想糊涂了，看到谁都像雷鸣。

这几天来，她思念雷鸣甚是心切，有时在办公室的微机上搞画图设计，画着画着，竟不自觉地吧雷鸣给画了上去，连自己都在心里暗暗骂自己没出息。特别是今天晚上，成功地举办了自已设计的服装展示会后，她更加思念雷鸣，她希望能和雷鸣一起疯狂地欢呼。尽管她的姑娘、小伙子们都兴奋得要命，可她还是不能真正地兴奋起来，因为她面前少了雷鸣。她现在更深刻地体会到，她的生活中不能没有雷鸣，她离不开雷鸣，等雷鸣这次回来后，她要告诉雷鸣，她要嫁给他，她要马上和他结婚，因为她的事业已经迈上了成功的阶梯。从今以后，她既要做事业上的成功女性，也要做一位贤妻良母，对此，她是非常有信心的。以前赵倩曾听人说过，事业上的成功女性不可能是贤妻良母。对这样的结论，她始终认为是狗屁不通。事业上成功的女性同时也是贤妻良母的事例比比皆是，而在事业上毫无建树，在家里则是刁蛮泼妇的更是数不胜数。她之所以没有急于嫁给雷鸣，就是想以一名成功女性的身份嫁给雷鸣，然后尽职尽责地做一位温顺的妻子。她想象不出，当她把这个决定告诉雷鸣时，雷鸣会是什么样子，也许会激动地掉下眼泪，肯定会比得知她成功地举办服装展示会还要高兴得多。

想到这里，赵倩笑了，开心地笑了。恰在此时，她发现一名服务小姐端着一瓶洋酒，向她刚才看到的那个包房走去，就在服务小姐开门的一瞬间，她听到那个包房内传出一句歌声，是《小白杨》中的最后一句“同我一起守边防”，这声音怎么这么熟？怎么这么像雷鸣的声音？赵倩站起身，疑心重重地向那个包房走去。走到门口往里一看，雷鸣手持麦克坐在沙发上，一位小姐倚在雷鸣肩膀上。赵倩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不由自主地一下把门推开。雷鸣发现了站在门口的赵倩，脸色已气得铁青，雷鸣惊恐地站了起来，几步跨到赵倩跟前，神色紧张地道：“赵倩……”赵倩瞪着雷鸣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僵持了半天，终于说出了两个字：“无耻！”说完转身跑去。

雷鸣在后紧紧相追，边追边说：“赵倩，赵倩，你听我解释！”

赵倩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身望着追过来的雷鸣，四目相对，赵倩眼泪汪汪，但态度却是冰冷地说道：“好吧，我洗耳恭听，你首先解释一下，为什么骗我说在外地出差？再解释一下，搂着你的那个女人是谁？你与她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解释不通是不是？再见。”赵倩转身继续向前走去。雷鸣便又在后面追了上去，边追边说道：“你以后会理解的。”

赵倩重又转回身来，表情冷冷地说道：“以后？你现在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理由解释，以后就能找到了？现在让人无法理解，以后就可理解了？简直是废话。对于你今天晚上的这些行为，

你如果解释不通，你认为我们还会有以后吗？”

“赵倩，我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雷先生，再见。”赵倩转身快步向外走去。

雷鸣随着赵倩追到了门口，看着赵倩驾车飞奔而去。

雷鸣茫然地站在那里。

赵倩驾车回到家后，愤怒、想不通、委屈、怨恨一股脑儿袭上身来，赵倩扑到床上，失声痛哭。她怎么也没想到雷鸣会欺骗她。她对雷鸣是百分之百的信任，她从不怀疑雷鸣会对她有所不忠。她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姑娘，她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，她认为雷鸣永远不会骗她，也不可能、也没有必要骗她。她深深地爱着雷鸣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认为雷鸣对她会一生忠诚不渝。可现在还没结婚就发生了这样的事，这怎么能让人想得通呢？赵倩忽然感到，自己怎么这么笨呐，与雷鸣多年的接触，怎么在这个问题上一点察觉都没有？今天晚上如果不是自己亲眼所见，别人就是说破天，她也不会相信的。她真的怀疑起自己的观察识别能力了。自己为什么会那么信任雷鸣？自己的直觉怎么会这样的南辕北辙？她真想不通自己看人识人怎么会这么失败？雷鸣啊雷鸣，你也太狡猾了，怎么能隐藏得这么深呢？把自己骗得好苦，好苦。以前在女性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憨厚，那种拘谨，那种无所适从，那种谨小慎微，原来都是伪装出来的，而且还伪装得那么天衣无缝，这可真够阴险的。你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难道就是为了获取一个女人的芳心？就是为了获取一个女人死心塌地的爱？有这个必要吗？真可谓是用心良苦。

雷鸣啊雷鸣，你用这种伪装出来的面孔获得的爱，又有什么价值？难道你准备用这种伪装出来的自己去生活一辈子，一辈子这样去面对自己的妻子，这能行吗？累不累啊？

赵倩在自问自答地胡思乱想，但怎么也想不出个头绪，理不出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。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。是雷鸣吗？她现在最怕见的人就是他了。

人就是这么怪，半个小时以前，她想雷鸣想得近乎发疯，半个小时以后，又恨他恨得要命。此时此刻，她无论如何也不想见他。可门外的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，为了不影左邻右舍，赵倩还是决定开门将他赶走。这样想着，便从床上爬了起来。刚想去开门，又想到应该擦干眼泪，不能让雷鸣看到自己哭过，便直奔卫生间，拧开水龙头，擦了几把脸，收拾停当后，才去将门打开。开门后看见，敲门的原来是尤达夫。赵倩略感惊奇地问道：

“达夫，怎么是你？”

“怎么？你以为是谁？”

“哦，我没想到会是你，有事吗？”

“大家都在问你哪去了，我只好来找你喽！”

赵倩自见到雷鸣后，就已经把模特队的姑娘、小伙子们在歌舞厅玩的事全给忘了，光知道去生气了。经尤达夫一提醒，才想了起来。便立即说道：“哦，真对不起，我突然感到有点不舒服，就先回家来了。你回去和大家解释一下，代我招呼大家好好玩。”

“这一点你放心，我会招呼好大家的。不过，你没事吧？用不用找医生来看看？”

“没事，不用找医生，躺一会就好了，大概是这几天加班多了点，有点太累了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”

“那好吧，我先回去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好的，你快点回去吧。”

尤达夫看着赵倩关上门后才离开了。

尤达夫暗恋着赵倩。在他看来，天底下的女人，最完美的就是赵倩。他曾经多次在赵倩面前暗示过，但赵倩每次都是装糊涂，一点机会都不给他。实际上，赵倩并不是不明白，只是她心目中的位置全给雷鸣占满了，根本没有一点空隙给尤达夫。她也不想明里伤害尤达夫，只是非常婉转地在他面前夸赞雷鸣，表示对雷鸣的爱，并明确地告诉尤达夫，她这一生非雷

鸣不嫁。赵倩既然在尤达夫面前表述得这般明确，按道理讲，尤达夫本应知趣而退。可感情这个东西有时真是说不清楚，赵倩越是婉转地拒绝他，他则越感到赵倩的吸引力越大。本来他老爸多次与他谈过，让他回东方商贸集团接任董事长，可他是一百个不愿意，宁肯在赵倩手下当一个马仔，鞍前马后地围着赵倩转。其根本原因就是他自己感到自己离不开赵倩，他甚至感到一天看不见赵倩，就好像一天没有了支撑，把赵倩当成自己的唯一精神支柱。今天晚上到歌舞厅之后，他不论在做什么，但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赵倩。赵倩第一次到包房门口，他就看见了。第二次到包房门口，他更是看得一清二楚，甚至包括赵倩与雷鸣的谈话他都听得明明白白。等他看到雷鸣回到包房后，他就驱车来到了赵倩的家里。他想去安慰安慰赵倩，但赵倩明显拒他于千里之外，根本就不想与他谈及雷鸣的事情，他也只好作罢。

尤达夫回到歌舞厅后打听到，雷鸣所在的包房，就是东方商贸集团订的房，和雷鸣在一起的就是总经理黑沙。对于黑沙这个人，尤达夫是死不喜欢，可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他老爸倒是欣赏，始终让他占据着总经理的位置。

尤达夫对他老爸为什么会欣赏黑沙倒是不太感兴趣，他现在感兴趣的是，雷鸣怎么和他搅合在一起了？为了搞明白此事，尤达夫给于红丽挂了个电话。于红丽在电话里简要介绍了雷鸣从海警来到东方商贸集团的经过。介绍完后，于红丽问道：“怎么突然对雷鸣感兴趣了？”

“他就是我们老板的男朋友。”

“哦？你们老板原来就是雷鸣的女朋友？这么说，雷鸣是你的情敌喽？”

“你说什么呀，哪有什么情敌。”

“但愿是这样。告诉你，人家小两口的事，你尽量少掺和，免得掺和出麻烦。”

“知道了，不会的。”

尤达夫挂了于红丽的电话后，心想，这个雷鸣也太不像话了，有赵倩这么完美的女朋友，怎么能到外面去沾花惹草呢？再还有什么女人比赵倩更让人喜欢呢？雷鸣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糟踏了自己且不说，也辜负了赵倩的一片痴情，这真是一种罪过。

转眼已经过了12点了，模特们都提出结束，要早点回去休息，尤达夫便结了账，送模特们回家。临走前，他又看了看雷鸣所在的包房，几个人正玩儿得起劲呢，尤达夫愤愤不平地骂了句“混蛋”，转身离去。

第二天，尤达夫一大早就上班了。按常规，赵倩也应该到了。赵倩每天上班很准时，都是提前半小时就到单位。可今天早过了常规时间，始终未见赵倩的人影。眼看已经接近9点了，与各大服装厂定的洽谈时间就是9点，可还是不见赵倩。尤达夫便给赵倩家里打了电话，接电话的正是赵倩。尤达夫告诉她，洽谈的时间已经到了，让她马上过来。赵倩听后说道：“你代我去谈吧，我有点不太舒服。”

“那怎么行呢？这次洽谈非常重要，你必须亲自参加。”

“行了，告诉你去你就去，拜托了。”说完，赵倩即挂了电话。

无奈，尤达夫只好代赵倩与各大服装厂家洽谈。由于各大服装厂家都看好了赵倩设计的服装样式，都争相抢购。所以，尽管赵倩没有亲自参加，但洽谈非常顺利，效果非常好。到中午时分，洽谈就全部结束了。结束后，尤达夫即向单位挂了个电话，当得知赵倩始终没有到单位时，便急匆匆地先到酒店定做了一碗燕窝、一碗鱼翅，然后又买了一大包各式各样的小点心，往赵倩家赶去。

到了赵倩家门口，赵倩出来将门打开。仅仅一夜之间，赵倩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昨天还是神采飞扬的赵倩已荡然无存，此时的赵倩精神萎靡不振，说话有气无力。尤达夫见到后心疼地劝道：“赵倩，你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，有不痛快的事就说出来，干吗憋在心里跟自己过不去？现在公司正处于关键时期，你多年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？这一天到来了，可你又成了这个样子，难道你真想让你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吗？”

尤达夫的话，的确说到了关键处。一夜之间，赵倩什么都想过了，但都是围绕雷鸣想的，

这个问题却一点都没想。围绕雷鸣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通，越是想不通越是愿想，越想越觉得糊涂。尤达夫的话提醒了她，她还有自己的事业。不能因为雷鸣这件事情而让自己多年来为之所出的努力付之东流，她要振作，要在自己的事业上大展鸿图。就此一蹶不振，那不是她赵倩，能够拿得起放得下，那才是她赵倩。

尤达夫看到赵倩似乎听进了自己的话，便显得非常兴奋，打开他带来的燕窝、鱼翅、点心等吃的东西，递到赵倩跟前道：“快吃吧，我顺便给你带来午饭。”

赵倩感激地望了尤达夫一眼道：“谢谢你，咱们一块儿吃吧。”

“我……我吃过了，我吃完之后给你捎来的。”到这时，尤达夫才想起自己也还没吃午饭呢。在给赵倩买饭的时候，他早忘记了自己还需要吃午饭，所以也仅仅给赵倩买了一份，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委屈一下自己的肚子了。

赵倩一边吃一边听着尤达夫谈上午与各大服装厂家洽谈的情况。赵倩听完之后，情绪明显好转，高兴地问道：“合同都签了吗？”

“都已经打印好了，也给各大服装厂家的有关人员看了，没什么异议，就等你签字了。”

赵倩已经吃完了，边收拾碗筷边说道：“那好，下午我们就去签。”

“就是，这才像我们的老板。有些人本不值得你去爱，又何必浪费自己的感情呢？”

赵倩听到这句话后，立即盯着尤达夫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雷鸣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”

“你知道了什么？”

“我知道你们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，我也知道雷鸣被海警提前办理转业了。”

“什么？雷鸣被海警提前办理转业了？”

“是啊，雷鸣在不久前，因为涉足色情场所、参与赌博和上班迟到早退等问题被海警提前办理转业了，现在跟着东方商贸集团总经理黑沙干。”

“你说的都是真的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，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。”

赵倩听后，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，脑子一片空白。

一直让雷鸣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，他不知如何去面对。今天上午他连续给赵倩打了几次电话，可手机关机，他只好打到家里。赵倩接起电话，听到是他的声音，便冷冰冰地说了一句：“我现在很忙，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。”随即挂了电话。此后他又打了几次，可赵倩就是不接。他也想到赵倩宿舍去，可又不知见面后说什么是好。赵倩的话说得很明白，让他把为什么骗她，陪他的那个小姐是谁，是什么关系等等都解释明白，可他怎么能解释得明白呢？除非是实话实说，可这事在这个时候哪能实话实说呢？那是违反纪律的，是原则问题，无论如何也不能那样做。那么究竟怎样做才能消除赵倩的误会呢？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一个好的办法，雷鸣只好自我安慰地想，等把黑沙这个走私、贩毒团伙打掉的时候就好解释了，现在只能顺其自然吧。可什么时候才能将黑沙这个犯罪团伙打掉呢？至今还没有将黑沙这个团伙的内幕搞清楚，这让雷鸣确实有点火急火燎的。

雷鸣在低着头苦苦地思索着，这时黑沙和于红丽推门走了进来。黑沙望了一眼雷鸣后说道：“还在想你那个未婚妻啊，至于吗？一个大男人，在女人身上费心费神不值得。对待女人，大哥告诉你一个经验，上床以后可着劲儿地干，下床以后毫不相干，只有傻瓜男人才会只把自己绑在一个女人身上。听大哥的，另找一个。你的那个小丫头虽然长得不错，不过，你放心，大哥一定再给你找一个更漂亮的，保证你老弟喜欢。”

于红丽在旁边说道：“人还是应该讲点感情，如果不讲感情，那和畜生又有什么区别？”

黑沙看了一眼于红丽道：“哦，对不起，忘了这里还有一位小姐，真对不起了。”

于红丽继续道：“雷先生千万注意，黑总身上别的东西也许可以学学，但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，可千万别效仿黑总，他一定会把你带到歪路上。”

黑沙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于小姐，说句玩笑话，怎么当真了呢？”

于红丽冷笑着说道：“别谦虚了，黑总，你刚才所说的话，都是你行为的真实写照，怎么能说是玩笑呢？”

于红丽说的这几句话，非常对雷鸣的心思，但他也不想让黑沙为这事下不来台，便打断了他们两人的对话道：“黑总，找我有何事吗？”

黑沙说道：“哦，也没什么事，刚才红丽说，你一定会非常痛苦，我们两人一起来看看你。”

于红丽接着道：“是我提议来看看雷先生，但我可没让你跑到这里来糟蹋女人，更没让你来教雷先生如何学坏。”

“我也是随便说说，没心的，没心的。”黑沙忙不迭地解释着。当年他曾因在于红丽面前不检点而吃了大亏。那是于红丽刚来公司不久，他曾因想对于红丽动手动脚，差点让董事长把他这个总经理给撤了，此事他至今记忆犹新。他知道在这个问题上，于红丽是他惹不起的女人，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再引起她的不满。

雷鸣知道黑沙有些惧怕于红丽，但没想到会怕到这种程度。雷鸣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于红丽，发现于红丽对黑沙刚才的言论真的有点气愤，一脸严肃地站在那里。他真有点搞不懂于红丽了，这个女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？难道只是因为她是董事长尤大海派来的？还是另有原因？如果另有原因，又会是什么原因？她在这个走私、贩毒团伙里究竟是个什么角色？这些问题对于雷鸣来讲，都是一头雾水。这让雷鸣越发感到，自己不明白的事太多了，看来只能不动声色地慢慢摸索了。

想到这里，雷鸣似乎是不偏不倚地说道：“至于学不学坏，全在于个人，自己不想坏，别人教也没有用，自己如果想坏，根本就用不着别人去教。”

“那是，那是，我的几句说笑，对雷老弟来讲，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。”黑沙顺着台阶爬了下来。

“照雷先生的说法，是完全否定了客观条件的作用，一切都由主观因素来决定的？在一般情况下，我不否认雷先生的观点。但请雷先生别忘了，在特定的情况下，客观因素也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有句话大概雷先生也非常熟悉，叫做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’，这句话在很多情况下经常成为现实，当这句话成为现实的时候，人的主观意志往往是显得那么脆弱和不堪一击。雷先生，不知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”于红丽望着雷鸣问道。

“有道理，但对我自身来说，我还是相信自己的主观意志。”雷鸣答道。

“雷先生也许是个例外，如果特殊情况遇到特殊的人，可能特殊的情况也就不特殊了。”于红丽慢悠悠地说道。

“什么横一个特殊，竖一个特殊，把人都说糊涂了。我看这样吧，我还有点事，你们两个慢慢谈吧，我先走了。”黑沙说完，推门走了出去。

黑沙走后，于红丽望了望雷鸣道：“雷先生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”

雷鸣知道眼前这个女人非同一般，在没有彻底搞清楚其真实面目之前，是不应该将自己与她的关系搞得过于紧张。想到这里，雷鸣态度缓和地说道：“当时确实有点看法，我当初救黑总完全是出于一种义愤，也是我作为保安部长份内的职责。根本没想要和你们掺和在一块儿，可黑总硬是把我给拖进来了。拖进来之后，你们又对我不信任，这让我很伤心。不过，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也理解了，哪行都有哪行的规矩，我现在是什么气也没有了，我只希望以后于小姐能对我多多关照。”

于红丽笑了笑：“不必客气，只要雷先生能够理解就好，我相信以后会更加理解。现在我们都是在一个战壕里混，大家彼此要相互关照才是。”

雷鸣接着道：“你们这一行，我是门外汉。初来乍到，什么都不懂，希望你能及时地给予指点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海警，也真想把工作做好，可没想到到头来背了个处分且不

说，还被人家给清理出来了。我对自己已经有点心灰意冷了，我现在别无他求，只求在经济上能够宽裕一些，生活上能够自由一些。这次承蒙黑总看得起我，我也想帮黑总把事情做好，可我又总觉着不知从哪下手。”

“有点老虎吃天，不知从哪里下口，是吧，我理解你的这种感觉，但还是应该沉得住气。有句俗语讲‘性急吃不了热豆腐’，凡事急于求成，往往不成。还是需要慢慢地把情况摸透，只有把情况摸透了，才知道自己应该干点什么，应该怎么干。现在有些情况是很复杂的，越是复杂，越是需要摸准，你们当兵的有句行话叫做‘不打无把握之仗’，这一点，你应该比我有更深的体会。”

“什么当兵的，我现在早已是一芥草民了。”

“草民归草民，但当了十多年的兵，那骨子里的军人气质是改变不了的。我说的没错吧？”

“也许没错，但我可是没这方面的感觉。”

“好了，我们不谈这个话题了。”于红丽稍顿，接着又问道，“听说你与你的女朋友赵倩发生了一点不愉快，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雷鸣吃惊地道：“赵倩？”

“哦，你别有什么误会，我可不是对你的情况开展了什么调查，我只是无意之间听说的。”

“无意之间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董事长的儿子尤达夫在赵倩公司的模特队担任领队，他一直暗恋着赵倩。只是赵倩一直深深地爱着你，根本就不给他机会，虽然他一直没有放弃追求赵倩，但也一直是毫无结果。这些情况，我都是听尤达夫讲的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赵倩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姑娘，虽然我不清楚你们之间究竟是因为什么发生了不愉快，但我认为一定是一场误会。既然是场误会，就应该尽快消除，误会是不应该保留太久的。多保留一天，误会就会加深一天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雷鸣欲言又止。

“我之所以告诉你有人在追赵倩，其主要意思是想让你明白，赵倩她非常爱你。如果你们之间发生不愉快的责任主要在你，你应该主动承担起来，不要再伤害一个深深爱着你的姑娘。”

“谢谢你，于小姐。”雷鸣由衷地说道。

“谢我倒没什么必要，尽快找到赵倩消除误会倒是需要抓紧的。告诉你吧，误会在恋人之间呆的时间过长，是很容易导致感情危机的，这一点你不会不知道吧？”

雷鸣未加可否，只是信服地点了点头。

“好了，今天就谈到这儿吧，”于红丽稍顿，又说道，“今天好像就我一个人在演讲，你只是一位听众，但愿雷先生别给我做出一番结论‘一派胡言乱语’。”

雷鸣急忙回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说的都非常有道理。”

“但愿雷先生说的是真心话，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会感到很欣慰。”

“真的，真的。”雷鸣发自内心地说道。

“还有一件事情我想提醒一下雷先生，不知雷先生是否介意？”

“请说。”

“黑沙此人在男女问题上是个过于随便的人，随便到什么程度呢，随便到仅仅剩下肉欲而已。我个人认为，黑沙在这个问题上，其思想观念和所作所为，与畜类已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，我希望雷先生可不要受其感染啊。”

“不会的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做人的原则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会把持住自己的。”

“好，但愿雷先生身居污泥而不染。我走了，再见。”说完，于红丽推门走了出去。

于红丽走后，雷鸣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，这个女人究竟属于哪路人？她对自己究

竟是敌还是友?要说是“敌”吧,她对问题的看法,对事物的评价都充满着一种正义感,况且言来语去对自己没有半点恶意。要说是“友”吧,在这种情况下,在这样的环境中,怎么会突然出来个“友”呢?尤其她还是走私、贩毒团伙头子的秘书,怎么可能会是“友”呢?想来想去,雷鸣怎么也想不明白,最终还是难下结论。但雷鸣还是暗暗地告诫自己:自己执行的是一项特殊任务,不能以平常的思维去推断眼前发生的事物,不能用正常的标准去衡量自己周围的人,要睁大眼,慢说话,谨慎,谨慎,再谨慎。

告诫归告诫,雷鸣还是抑制不住自己对于红丽发生的浓厚兴趣。他不得不承认,于红丽虽然年纪轻轻,但其知识层面绝不亚于自己。通过与于红丽的短暂交谈,已经对她改变了初始的看法,已经不由自主地对她产生了一种尊重和敬服。想到这里,雷鸣再次告诫自己,这是很危险的,但还是依然改变不了自己的直觉。

### 第三章

黑沙今天早晨一上班,就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一张纸条,上书:做好准备,近期动作,小快进行。落款是“老”。黑沙知道,这是“老爷子”的指令,告诉他近期有一批货,数量不多,用快船运作,让他做好准备。黑沙心想,有什么好准备的,“橄榄船”已备航好长时间了,随时可以出发。

黑沙手里掌管着一艘“橄榄船”,是在国外建造的,因船型像橄榄一样,尖头滑脑的,故称其为“橄榄船”。船上配有12台主机,空载时最高时速可达65节,满载也可达40多节。该船抗风能力强,海上10余级大风,照样航行。该船船体钢板极厚且坚,一般枪弹打上去仅能出现个白点。

近两年来,该船为黑沙可是立了大功。那些海警们对这艘船可是恨得咬牙切齿,多次被他们碰上,但多次都能逃之夭夭。有几次甚至是枪炮齐上,但还是毫毛未伤。海警船艇的速度一般都是在36节,30多节的船想追60多节的船,也只能是越追越远。以前每当这艘船在海上与海警相遇后,双方经过一番较量,最后都是以海警的失败而告终。有几次,“橄榄船”的船员们看到迎面而来的海警船艇后,招着手喊着“拜拜”,就一溜烟地窜了,把那些大兵们气得在甲板上跺着脚直骂娘。黑沙每次听到弟兄们回来告诉他这些经过时,他都会兴奋得几夜睡不着觉。这才叫过瘾,看着那些傻大兵们急得束手无策,无能为力,那多来劲。可惜这艘船船体不大,货装不多,装满载最多也仅能装2000箱香烟。看来今后需要调整一下战术,要少拉快跑。看来“老爷子”也知道这个门道了,指令要“小快进行”,这才是万全之策。但也不能掉以轻心,这次要选派一名得力的干将负责此事。黑沙思虑再三,决定让朱朋担此大任。

朱朋以前就在这艘“橄榄船”上当船长,几次事情都玩得非常漂亮。此人在这个行当内称得上是艺高胆大,有股子冲劲,天不怕,地不怕。黑沙就是看上了他这一点,选他做了自己的保镖。这次让他再次出马,定能旗开得胜。本来上次他也想让朱朋去,结果周彪死活要求去,说要做大事,所以最后他才指派了周彪去,结果把事情办砸了。这是他黑沙用人上的失误,当时如果让朱朋去办此事,也许不会出现这么多的麻烦。

这次他黑沙可不能再失误了,他已经有些输不起了,这次要必须保证万无一失,否则没法跟“老爷子”交待,一旦把“老爷子”惹火了,就没有他黑沙的活路了。对此后果,黑沙心里非常清楚,所以这次一定要计划周密一些。虽然船快,但也要尽可能避开海警,要想办法摸清海警的动向,知己知彼,才能百战百胜。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打无把握之仗。

想到这里,黑沙想起了雷鸣,如果让雷鸣负责这方面的事情,肯定没有问题,便拨通了雷鸣的电话,让雷鸣马上到他办公室,他要与雷鸣周密地计划计划。

雷鸣接到电话后,立即来到黑沙办公室,进门后便问道:“黑总,有事吗?”